

醫學生的愛情故事

楔子

「愛」是個古老的名詞，它却具有永恒的新鮮性和神秘感；雖然我們很難把握住它具體的形像，人們却始終有著濃厚的興趣去捕捉「愛」的真貌，去品嚐「愛」的甜蜜，因此愛的故事永遠不會在人間消失，只要你稍加留意的話，將會發現她俯拾即是。

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

愛情故事也是這樣的，有的很美，令人馨香祝福；有的淒清，令人柔腸寸斷。在拇山園裏的故事沒有這麼嚴重，可是却也值得挪來談談，話家常。

也許，在將來的一天，你會在爐邊重溫這裏面的某個故事。

一、平淡的故事

你喜歡風雲變幻路迢迢，還是風平浪靜水寂寂？

有人告訴他說：「在那邊的屋子裏，住著一位不俗的女孩，假如你去的話，一定會看上她。」

他心裏想道，這些人真夠朋友，這幾年來的友誼的確不可忽視，也沒有白費。自己進入拇山園這麼久了，始終無法踏入愛情路上的斑馬線，是自己沒有努力呢？還是自己把理想定得太高呢？

徘徊在百米道上，流連在小圓環邊，難道就碰不上一個中意的？既然他們把她



全芳周 ■ 劉策
圻鴻何 ■ 訪探
灝瑞陳
泰俊盧
慧怡呂
海碧林 ■ 筆執

斌維陳
海碧林
堅修會
芸如呂
俐麗黃

說得那麼好，又很熱心地勸我去，我為何不就去試試呢？

於是，他去了，抵擋不住內心的好奇與愛情的憧憬。

「你們真不夠意思，居然叫我去看那種女孩，她不行，一點點氣質都沒有，跟我開玩笑嘛！」

「唉，八成你是看錯人了。」

有一個聲音在他心中吶喊著：笑話，我還會看錯人，她明明是不夠水準，我決不再去看第二遍。過了不久，他有點後悔，想再去，可是終拗不過對已然失望的堅持。

他，再也沒有去那個地方。

一句老話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識」，說起來很巧，一個偶然的意外使他看見了真正的她，到了這種時刻，他顧不了別的事情，只忙著和她建立起好的關係，這個世界小到只能容納他們兩個人。

「那天你和她暢談了幾小時？」

「不多，大概有六小時之久。」

「現在沒有什麼大問題吧！」

「是的，風平浪靜。」

一葉扁舟安穩穩地航行在一泓秋水之上，沒有惱人的困擾，沒有家庭的反對，一切就像是早就安排好的，他倒是幸福的人兒，別人看在眼裏是羨慕？可是，別光是羨慕別人，該設身處地想一想，你的個性是否適合淡淡歡欣式的戀愛呢？

二、注意你的性情(？)

說起來是誰也不相信的，他竟然和她在一起。

別人都說她是一位好女孩，沒錯，只可惜她的性情太躁了點，很少給人家考慮的餘地，便立刻堅持她自己的意見。這樣子長期發展下去，容易使親近她的男性變得唯唯諾諾，沒有發展個性的機會。

事實也就是這個樣子，只是，時間終將使男性尊嚴抬起頭來，因此這是一個結局不佳的故事。

諸君，請靜靜地聽我說，故事是這麼開始的。

百米道上雖只飄落著雨絲，却很濃密。這時候假若有一女孩不撐傘的話，是令人很訝異的。通常只有自命瀟灑的男孩掩不住心頭的喜悅地在雨中走著，或是忘了雨具的人。而她，快步地在雨中走著，一手抱著幾本很像樣的書，一手撐著一條小手巾飛舞在髮梢之上。兩眼只顧著前後移動的扁鞋尖，不經意地撞到了他，他請她共撐一隻傘，這是兩個人恰恰好的時刻。

愛情就怕沒有開始，一旦開始之後，其間的進展是局外人所不能了解的。他們漸漸在吳興街的某根電線桿下約會，又會散步在松山寺旁的小路上，他說，在寺旁散步可以感受到愛情的神聖。玫瑰山莊的窄徑上，也印有他們的痕跡。奇怪，怎麼會有那麼多說不完的話呢？他說，話總是會一直冒出來

，這是愛情的奇妙；何況在散步時，不一定全要說話，有時默默無語反而較好。

有那麼一次，他遲到了，她堅持要他道歉，他答應了，而且做得很自然，也很調皮。於是，她笑開了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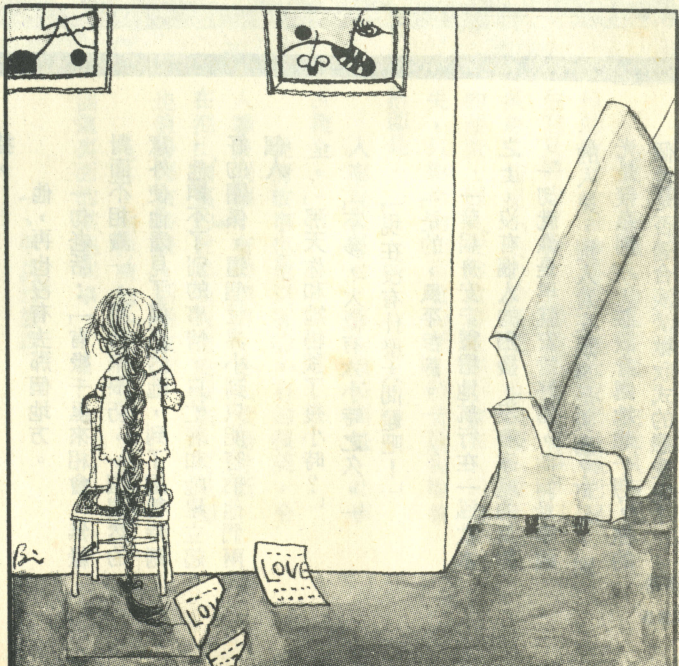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個不幸的下午，她看到了別人告訴過她的警語所變成的事實。起先，別人在閒談時，她並不很在意，認為這是很平常、很普通的關係而已。可是，如今她親眼見到，她無法忍下胸中那口悶氣。她跑去質問他，為何又

與別的女孩要好，以後不可以再和那女孩來往，他勉強答應。

鬧情緒是很平常的，但一旦鬧大了就不好收拾。他們之間就是這樣，她指著他說：「都是你不對，你不應該，我不管，我不再理你。」一、二次這樣還沒大礙，次數多了話，就令人覺得情形不太妙。假如這是發生列位身上，您如何解決呢？是毅然決然離開她呢？還是設法糾正她的任性脾氣呢？

三、別計較學校的不同

女：我對學校是沒有什麼偏見，你為何老是要提它呢？



題我們不要再談。

男女雙方所就讀的學校不同，照理講應該是沒有什麼重要性。照情講，可就有關係了，尤其是男方的學校行情比較下跌的話，男方往往會有自卑的心理產生，自認爲自己不應該高攀。而有時女方也不太願意交往，總想結識一位比較看漲的。

四、省籍的困擾

不可否認的，居住在台北市的人比較習慣講國語，因此大家的國語也就進步了，而習以爲常。

然而在南部的一些村落裏頭，台語仍是較通用的語言，不會有怪怪的感覺。所以在這裏的父母親都希望他們的兒女能夠有本省籍的親家，或者能講台語的。

這也不能怪他們有什麼地域觀念，這是保守性農業社會必然產生的現象之一。可是他們的兒女們出外求學之後，往往就有了新的看法與想法，不會再斤斤計較這方面的問題，認爲它根本不需考慮。

諸位想想看，當他帶一位不會講台語的女孩到他家時，而他的父母親不熟悉國語時，這個場合可能是有趣的或者是不和諧的，這就看他雙親對這位女孩與他之間的關係的看法如何來決定了。

他母親認爲她可能是

末來的媳婦，所以他母親勸阻他說：「做朋友可以，但不可以深交下去。」這句話當著他倆的面而用台語講的，她當然聽不懂，可是她却可以從他不自然的神色反應中看出一些端倪來，她知道事情有點不妙，然而她却不好當場問他，只好打個問號在心裏頭。

他問他母親對於她的觀後感，他母親堅持不許再繼續交往，却沒有說出使他覺得十分有力的反對理由來，只是在於「省籍」的不同而已。

男：這個我很清楚，可是我一定要重考。

女：何必要這樣浪費青春呢？何況你所唸的學校也不見就不好，跟我所唸的學校相差的只有幾分而已。

男：不行，這一點我容忍不了。

女：難道說我們交往這麼久，你還計較這些細節？

男：不是我計較，我只是覺得我有點抬不起頭。以前，在高中的時候，你我還很融洽，可是目前的情況却不太對勁，至少我自己有這個感覺。

女：你到底是怎麼搞的嘛！

男：沒什麼。反正我一定要和你扯平點，最低限度在就讀學校方面不可相差太大。好了，這個問題



他是不注重這個的，因此他極力向他母親解說。他說，這根本不是問題，省籍對於目前的年青人沒有特殊意義，因為大家都是台灣長大的，何必拘限於此。再說，台語不會，可以學，這也不成問題。

他母親似乎是有點動搖了，可是多年來的看法無法一時改變過來，況且還有一些親戚們附和她。他真是很為難，不過他却因此而灰心，仍然繼續向他母親剖析癥結，而也不放棄和她來往。最後，他獲得了母親的諒解。

五、日記數則

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微陰 偶小雨

今天收到了她的回信。奇怪，她怎麼會認為我只是想和她玩玩而已呢？她一定是聽別人亂講的。有不少的人以為醫學生很少注射感情於男女交往中；她們想，醫學生只想找一位千金小姐，只要有大把鈔票的，然後和她結婚，賺大錢。她一定是受了這種觀念的影響，所以在她的信中才有那樣的句子出現。唉，想不到醫生後面還有這麼大串的問題。隔壁的又彈起吉他，哼出了「Yesterday once more」，真的，假如昨日是美好的，我倒希望它再來，更希望它不離開，永遠令我陶醉。

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大雨

掃興，下了這麼大的雨，本來和她約好去故宮博物院的，只好作罷，到好望角去坐了好一會兒。人究竟是什麼？我又是什麼？她呢？最近變得輕易悲哀又輕易高興。看見她，覺得不很自在，可是心中却是高興的，有一大堆的話要向她說，却不知從何說起。今天在好望角不知是誰先說話的。哦！對了，是老閩娘，她問我們：「吃什麼？」她最近很容易被別人的話所左右，我要告訴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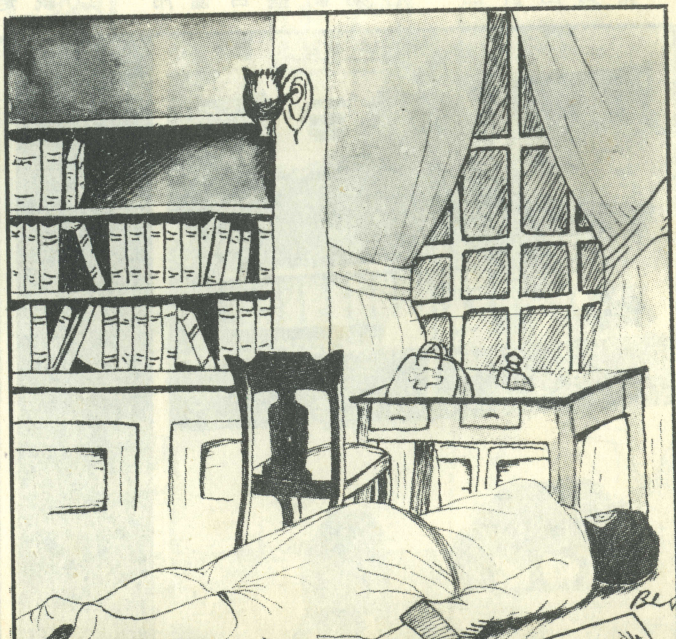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彼此要堅定地相信對方的人格。如果不這樣的話，無謂的爭吵遲早是在我們之間發生的，我一定要把這些話告訴她，以免發生誤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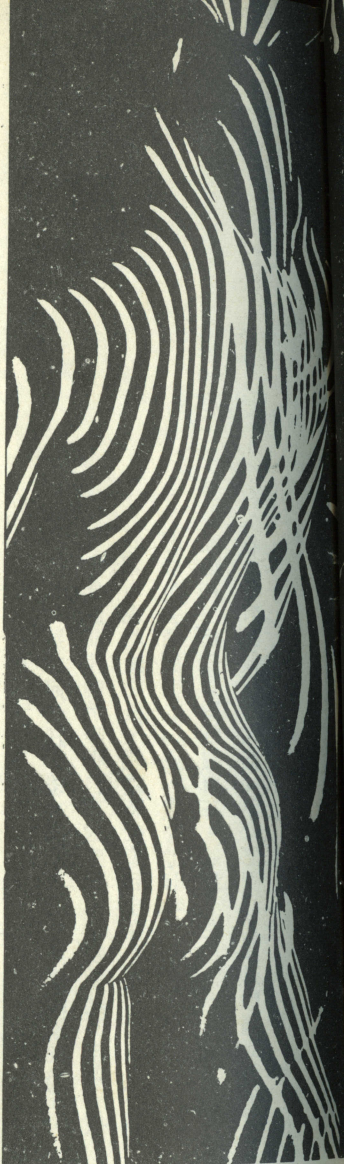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

今天是情人節，又逢禮拜天，氣氛似乎很悠閒。不過，看到醫院門口的患者那付倦容，不禁慨然地想，以後當了醫生，可是沒星期假日的。

和她去了教堂之後，在回來的路上，她告訴我：「要對病人親切點，現在就要好好培養這份修養，這是我媽媽說的。」她媽媽還懂這些，了不起

難道說，她雙親同意我和她來往，不然怎麼會





「托福考了幾分呢？」

「五百多。」

「那妳是決定要出國？」

「是啊！你不高興我去留學嗎？」

「當然是高興，只是我還要當兵呀！」

「沒關係，我會在美國等你。」

於是，她出國去留學，他仍然留在國內等著當兵。

不知爲了什麼，在她出國之前，雙方的親友都主張先訂婚，他本來有些遲疑，最後還是答應了。

美國是個大地方，新奇的事兒多，各方的人才濟濟，留學生又多，她一到美國，立刻引來另一批新的追求者，拜倒石榴裙下不乏其人。

可是，她沒有忘記他，更沒忘記她是來此繼續深造的，對於那些人不太理睬。一年時間，短嗎？却也很長，長得足夠使一個人變心。

當完兵，趕到了美國，他楞住了。她要求他解除婚約，他不答應，她干脆就和別人結婚，喬居別處。

像這種方式的留學有什麼好處呢？

據本故事主角表示說，醫學生常遭遇到這類的困擾。女友很可能先畢業，而且又想到外國去深造，不讓她去却又覺得過意不去，讓她去的話，就等

於拿愛情來下賭注。其實，留學並不是一條必須走的路，不必要跟著別人趕時髦，也許在她的想法裏，一直認爲留學是件很好的事，可以到國外去嚐嚐不同的教學法，看看異國風俗習慣。假如她是這麼想的話，想勸她放棄出國的念頭，只有拿愛情來感動她，或者根本打破她那套想法。

醫學生裏頭，就屬醫科學生比較特別，原因很簡單，唸得比別人長。如何在這七年之中過愛情生活是因入而異的，不能否認沒有走極端的人。有的

這樣說呢？我需要努力點。

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陰

老K告訴我，他要去相親，聽說對方是二千

萬。

我笑著對他說：「老K，你好好K一下喔！」

老K無可奈何地聳聳肩。

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

應該寫信回去跟爸講一聲，好讓他們知道我目前的情況，免得他們爲我操心，順便跟他們提一提她的事。

六、出國留學

人這麼想，應該把全副精神放到學習上面去，不要使這類的煩惱來影響我，我要顧全我的事業。

七、憶當年

來了台北半年多，從沒有感冒過，自認爲身體還很行，不顧著房東的好言相勸，穿著薄衣去海邊郊遊，海邊春風寒，心頭一陣低咕，暗叫不妙。回來之後，立刻應驗了房東的預言。懶得去看醫生，不想去針灸，只是信步走到巷子口的那間藥房去買點藥吃了事。

說著，說著，就同老閩聊了起來，他說他平常是在藥廠裏做事，今天正好休假，就由他暫時執掌藥房業務，平日是他太太招呼的。他和她是同行，同校。

和他混熟了之後，就無話不談，他健談，我喜歡聽。正好是一對，打開了話匣子，說個沒完，全沒把我當外人看待，這恐怕也只有這個「緣」字才可以說明白的。

談呀，談呀，總會談到大學生活裏去。他的眼裏閃爍出快樂神采，一定是跌落在昔日的美好回憶裏。他精神奕奕地說著：「剛從成功嶺下來時，嶺上的緊張的生活還縈繞腦海，等到進入大學，過了幾天的大學生活之後，才發覺簡直不能和成功嶺相比。在這裏有太多的閒情雅緻，而且男女的接觸比和向高中多，也比較親近，更何況繁華的大台北集性之大成，內心企慕與異性交際的念頭愈來愈迫切。可是隻身來到異地，地頭不熟，見到女孩沒說話臉就先漲紅，這真是青春少年時欲見少女却還羞，以前太缺乏訓練了，這如何是好？後來跟班上的女同學漸漸混熟了，在她們面前慢慢消除不自在的感覺，也就能談笑自若，彼此都有點認識之後，相處時就感到自在。和她交談，不必遲疑著去猜測她的心意。儘管她有時並不很想理我，但我和她在一起總覺得輕鬆自在。並且，在我對她認識深了之後，我和她說話的時候，就不必提心吊膽地顧慮到我的言

辭是否恰當而吞吞吐吐，因此，我自然就常常和她在一起，況且彼此是同學，在一起的機會很多又方便，不必跑到太老遠的地方去站崗，怪難受的。」

問起他倆從前散步詠愛情的情形時，他機伶地笑了，是那麼地神秘，好似成熟的葡萄那麼誘人，經不住我一再地央求，一再地爲他歌頌，他終於不太情願，避重就輕地說了一點。管中窺豹難得全貌，不過能這樣也算是奢求。我再度微笑著傾聽他自談經歷。我不知道他的她是否會在裏面停下手中的針線來偷聽，如果有的話，她的臉上一定掩飾不住喜悅的光彩而輕輕地笑，也許他們的孩子會問：「噢，媽你在笑什麼呢？」

他悄聲地說著，似乎怕被別人偷去那屬於他的專利回憶。當初他所學的課程中比較偏重化學，也注重植物。因此，在校內，他時常和她一起讀書，「讀書也要有個伴」，在圖書館，在課堂，在福利社，在草坪，共同思考著兩人手指並指的有機難題。有時她累了，伏在桌面上小睡，他緊挨在她的旁邊坐著，却不敢閉上眼睛，仍然仔細地讀著筆記本以便等下子來解說給她聽。在圖書館的座位上，他拿著一枝筆，一面在紙上畫著，一面低聲說話；她用手托著腮，望著他，不知道是在聽他說明，還是沉醉在與他相處的美好時刻裏。

講著，講著，不知誰先停止說話，整個氣氛變得幽而美，他責怪我偷走了他的綺麗憶林，我向他低聲吟笑著。